

我是一个兵

精

我是一个兵

WO SHI YI GE BING

袁姣素/著

我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兵，
总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梦想，
有精神上的延续和不死。

我的鼻腔里有东西在呼呼地冒气，痒丝丝的。我想抬抬手，伸伸腿，折腾一下爪子。可我怎么也动不了，整个儿是一木的。

APERTUR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我是一个兵



袁姣素/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一个兵 / 袁姣素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7. 5

ISBN 978-7-5396-6054-7

I. ①我… II. ①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8377号

出版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周丽 装帧设计: 胡金霞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销部: (0551)63533889

印制: 三河市京兰印务有限公司 (0316)3653362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6 字数: 280千字

版次: 2017年5月第1版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活着之上与生命之轻（序）

阎真

博尔赫斯说：我们是时间，是不可分割的河流。

在历史的河流中，我们，成为时间。在时间的空间中，我们做着各不相同又很相似的日常琐碎。时间长了，便有了回忆，往事成为过去，过去又沉淀为历史。人总是怀旧的动物，每当心身安然，也会寻一隅心灵所在，安放我们飘忽不定的灵魂。在时间的河流中，有时候猛一回头，竟恍若隔世。那些记忆的碎片雪花一样纷纷扬扬，仿佛做梦一般。

在米兰·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有个叫萨比娜的画家，骨子里埋伏着叛逆的种子。她的背叛从孩提时代就开始了，她的父亲自杀而死，可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此刻，我的脑海里交替出现《我是一个兵》里开头部分的诸多场景，比如漫漫黄沙、雾霾、烈性的套马杆、难挨的冬天，还有骆驼刺。骆驼刺要是用在人物的性格上就是个比较新鲜的词语，正如它本身适宜的环境一样，孤独的沙漠，冷月

戈壁，遥远而陌生。当然，也是不多见的物种，比较边缘化。文本中骆驼刺的出现也不算多，就那么几次，在我的脑海里却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一碰就扎手的植物有点不讨人喜欢，因为它满身长着又尖又硬又长的刺，听起来有点像刺猬，但不同的是它会开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回眸一望，茫茫风沙中，发现唯一点亮沙漠的亮色就只有它了。

袁姣素的小说《我是一个兵》里面的主人公汗平就是这么个有着骆驼刺性格的军人，平凡、朴素、善良、执拗，又有着自身性格缺陷，是一个简单又矛盾的生命个体。他的脑子里塞满了真实又虚幻的梦境，他的思想与萨比娜一样矛盾而痛苦，纠结在自我的精神沉浮之中。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兵肯定有当兵的梦想，与普通百姓有不一样的英雄主义。

汗平本来是飞行员，从一个天之骄子到普通一兵，因为种种原因离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远，人生的坐标也越来越模糊，那种严重的心理落差让他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拔。加上父亲的自杀让他内心充满无比的自责和罪孽感，那种长久抑郁的心理变态，导致了他在家庭生活中歇斯底里地发泄。像汗平这么一批人物从军校到部队再到地方，都得经历生活和环境的大迁徙，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追波逐流，悲欢离合，最后定格为社会中的缩影。当然，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他们只是小说中的需要，是对人物的重塑，是对理想生活的构建。重要的是灵魂，是那具被掏空的躯壳，被卡在过道里的灵魂。命运给予他们各不相同的生活经历和不同的世界观，他们承受着之轻或之重的煎熬，纠结而矛盾，带着不能言说的痛楚在柴米油盐的日常中还原出众多的生命原象。那些对命运的妥协与抗争，以及人性的拓深与残缺的心灵世界，凸显了活在底层的小人物的一种精神磨难与残酷之现实。

他们亦步亦趋，亦真亦幻，亦庄亦谐。

他们朴素而平凡的日常生活看似怡然自乐，却充满着悲情的力量，从另一视角可见某一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军人生活的不平凡，彰显了军人无私

的奉献精神与不死的英雄主义梦想。

作者立意的新鲜在于书写的角度。由近至远，再由远拉近，像一面像素很高的长焦镜头，拉伸自如。远，可观其场景的恢宏和气势。近，人物呼吸的毛孔都能清晰可辨。有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柔婉，又不失雄性的大气与粗犷。小说无矫揉造作的技法，语言平实且富个性，既有传统语言的独特魅力，又以意识流的手法贯穿始末，呈现出较为成熟的写作风格。用简单的日常、生活的截面艺术地揭示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比如“我”，走到哪里都是一个兵，尽管命运多舛，满身缺点，但总有一种不死的英雄主义梦想，渴望实现自我、体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现实生活中“我”不再是“我”，被卡住的灵魂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丢弃在时间的过道里，找不到回家的道路。具有痛感的底层叙事、独特的人物个性、戏剧性的命运发展，艺术地渲染出一个个真实的灵魂。在这种特定的大环境中，有了沧海一粟、普通一兵的血泪人生，有了我们“最可爱的人”在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精神体验，以及普通一兵的七情六欲和朴素而踏实的精神坚守。

小说结构严谨，以回忆为主线讲述了“我”对梦中之梦的追求，在时间的跨度上历经二十多年的社会变革，无形之中便证明他们是一群见证历史的在场者。在小说的结尾，“我”从自己的人生遭际之中脱离出来，体验荒诞而真实的生死之后，看到日渐成熟的小米，“我”猛然醒悟，心神合一。小米的成长唤醒了“我”消沉的意志，“我”回到了“我”的身体，“我”终于明白“我”就是一个兵，踏实而安宁。这是一部彰显现实主义力量的作品，无论是场景还是心理描摹真实到近乎残酷。军人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与社会并轨时的种种状况，以及重新适应社会的能力与过程，这个人生的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小说的语言魅力来源于人物鲜明的个性色彩，其内核发声于人物特定的精神与灵魂。当然，小说的逻辑思维来源于故事本身，而故事就得有血肉和生命。无论是汗平，还是阿胖，还是马教和陈医生，或者在地方结识

的强子，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在时间的空间里流淌，并且贴近历史的现实，用一种艰难而晦涩的方式记住。他们用人性的微光照亮历史，他们是活着的，是立体的，有扭曲的灵魂，有内心的阴暗，有良知与忏悔，有渴望与新生，有精神上的延续和不死。

（阎真，著名作家，中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活着之上》《沧浪之水》《因为女人》等，曾获路遥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提名等。）

目 录

第一章	——	004
第二章	——	013
第三章	——	019
第四章	——	026
第五章	——	032
第六章	——	036
第七章	——	043
第八章	——	056
第九章	——	064
第十章	——	073
第十一章	——	078
第十二章	——	085
第十三章	——	094
第十四章	——	103

第十五章	——	112
第十六章	——	122
第十七章	——	133
第十八章	——	142
第十九章	——	151
第二十章	——	162
第二十一章	——	170
第二十二章	——	178
第二十三章	——	190
第二十四章	——	198
第二十五章	——	205
第二十六章	——	213
第二十七章	——	220
第二十八章	——	229
第二十九章	——	239
尾 声	——	243

我感觉我是躺着的，又像是趴着，又像四肢悬空。反正是感觉哪跟哪儿都不对劲，那滋味还真是无法用言词形容。可不管是哪种姿势，心窝子像台老式的缝纫机，脚一压踏板就有无数的针眼在哒哒地穿刺。那声音听着人揪心得慌，真要像冲锋枪那样痛痛快快地把子弹突突出来也好，要死就死个痛快。可又不得死，心口憋闷着，时不时地又吸进来一口氧气，让人感觉快要死了，可就在濒死的紧要关头又送进来一口气，搞得人要生不死的。那难受劲，那家伙，用上万箭穿心也不算夸张。

我的鼻腔里有东西在呼呼地冒气，痒丝丝的。我想抬抬手，伸伸腿，折腾一下爪子。可我怎么也动不了，整个儿是一木的。没有办法，我只能这样直挺挺地躺着，估计木乃伊就是这个造型。我听到我的妻在低低地哭泣，我的手被她的小手紧紧地攥着，却感觉不到平时那泥鳅一样细滑的皮肤，我的手是麻的，对什么都没有了感觉。

我这是在哪里呢？真是奇了怪了，我还从没有过这样梦幻式的感觉，打从娘胎里出来就没有过。哦，敏敏又该说我讲大话了，做人得低调，得

实事求是。

我记得那是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只嘴巴嫩黄的麻雀在地上扑腾。抬头一看，树杈上有个鸟窝。我放下书包就爬了上去，嘿，果真是咧，里面还有三只鹅黄嘴巴的麻雀，毛茸茸的，煞是可爱。我轻手轻脚地端了鸟窝下来。就在这下来的当口我感觉裆部的裤子嗞的一声被什么撕开了，更糟糕的是，下面有种被针蜇了似的刺痛。我伸手往里一摸，湿漉漉的，还有个东西粘在裤裆上，我小心地掏出来一看，我捡到一个鸟蛋大小的血肉模糊的东西。我吓坏了，赶紧回家去找大人。大人们看见了也似乎吓坏了，他们慌里慌张地把我送到卫生院。我听见卫生院的马大夫说，呆里呆气的，去掏什么鸟窝，结果把自己的蛋蛋给掏出来了。我这没有麻药，忍着点痛啊，我给你缝上去。我这下感觉不麻了，而是钻心地疼痛，可我也不敢哭爹喊娘，我怕一折腾，里面的另一只蛋蛋也没了。

可这次感觉还真是不一样，我感觉心窝子像压了台巨大的磨盘，我怎样也动弹不了。憋闷，说不出来的疼痛，仿佛一台锯齿形的刀子在一点点地切割，然后大汗淋漓。敏敏的眼泪滴在我的手上，她说我的嘴唇是乌青的，脸色惨白。我却感觉不到她的手是温的还是凉的，只想抬手摸摸她的脸，问问她我这是怎么了。真是怪事，我全身动不了，嘴巴子也动不了了，我感觉自己在跟自己说话，谁也听不见，他们在我身边风一样来来去去，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接着听到一个脆生生的声音说，主任，心率 60 到 110。另一个男中音说，抢救过程中有呕吐现象，应该有轻微的脑震荡症状，脑壳应该有大问题。脉搏正常，心律正常，血压正常，血脂也不高呀。真是奇怪了，听说也没家族遗传史。再做个加强 CT，再排查。我此刻就是个被线圈密密麻麻地捆着的肉粽子，任他们捏来捏去的，没有丝毫的反抗余地。鼻孔上插着吸氧器，左手扎着针管，右手正在测血压。脚上两个大脚趾也夹着两个测心电图的大夹子，身上绑着的线圈连接着一台机器，在我的床头嘀——响一下，过几分钟又嘀的一声响一下。接着又听见一个男中音说，不行呢，什么结果都出来了。彩超、心电图、加强 CT……看来必须得做了动脉造影才知道。我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裹挟着不同的心率与

气息。他们的心跳不一致，呼吸出来的浊气轻重也不一样，一会儿淡一会浓的。我晓得自己是正儿八经地躺在医院了。可我又是怎样折腾到医院来的呢？我接着又听见敏敏在跟另外一个人说话，她说，结婚都快二十年了，从来没有生过什么病，从部队到地方一直坚持锻炼，一跑就是二十多公里，不可能被人推一下就成了搪瓷缸吧？另外的那人说，说不定呢，听说那女人牛高马大，还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说不定伤到了内脏。这是哪儿跟哪儿嘛！怎么还扯出个什么女人嘛！我一个大老爷们不可能去跟一个女人干仗吧？我虽然是属猫科的，可我是彻头彻尾的不吃腥的猫啊！从爷爷的爷爷，父亲的父亲，祖祖辈辈下来都是贫下中农，历史清白，没干过偷鸡摸狗的事儿呀。我努力地赶走脑袋里蜜蜂一样的嗡嗡声，可脑瓜子里像绞了一团麻纱，怎么扯也扯不清，然后头就晕乎乎昏沉沉。唉，管他什么事呢！我得安安静静地睡一觉，美美地做个梦，也许醒过来什么都好了，什么都回到原位了。

睡归睡，可蒙蒙眈眈的，我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第一章

我背着一大堆行李去场站报到的时候就傻眼了。为了证明自己2.0的视力，我使劲地掐一下自己的大腿根部，再掐一下，那丝丝钻心的疼痛能让我晓得，这不是躺在降落伞上一摇一晃的时候发的春梦。这太真实了，手中那张雪白的纸上，爬着一只只驼背的蚂蚁，白纸黑字，压着鲜红鲜红的红坨坨，醒目而耀眼。

这地儿叫作土城子是没错的。四面环山，只有属于场站的地方才见得到水泥地面，其他的全是黄色的沙土。风一吹，到处都是，像一块会移动的幕布，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放眼一望，地上除了土还是土，连从灌木都难得一见。莫说那些个高层的建筑了，就是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市内，也最高不超过6层。老百姓的房屋设计都差不多一个模子，清一色的矮塌塌。红砖堂屋前面圈起一米多高的围墙，有成捆的高粱麦秸堆在墙角旮旯，里面不时地传出驴子、羊、马的奏鸣曲。当然了，还有高高大大的骆驼，屋顶上蹲着短短的一溜排的烧炕的烟囱，鼓着个青蛙眼。

听说航调室的主任，也就是我的头儿喜欢打牌，经常是通宵达旦地打，牌瘾很大。可自从我报到后，他似乎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规律，牌也不打了，变成了我的跟屁虫。听赖参谋讲，主任几乎难得在航调室露一下面，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夜奋战的，这真是奇了怪了。其实在这里也用不着他来监督，每个换班上岗的参谋都非常认真与恪守职责。不认真也不行，飞机在天上飞，调度室要调控好自己的空中领域，还必须掌控其他飞机的高度、速度、方向，以便给他们腾出来飞行区域，以免发生飞机相撞事故，危险指数很高。这样人命关天，又关系到整个场站的责任问题，谁敢有半点马虎？！我刚报到，还没有让我轮班，主任其实也是大可不必的。我也悟不懂他干啥总像块狗皮膏药粘在我的屁股上，总会在我最伤感的时候不时

宜地出现，并且阴魂不散。我做梦都能梦到他对我凶神恶煞地吼叫着，“干啥呢？你这是干啥呢？”一口拗口的东北口音，嘴巴一翕一合的，边上还残留着白色的泡沫。

放假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些牧羊的少年一边摔跤比武，一边捡拾羊粪、马粪、驴粪，拿回去用来烧炕。他们赶着驴子拖着两个轱辘的板车，手里拿着干枯的树枝在草地上拨弄。羊粪是一坨一坨的，还有一粒一粒的，可马粪驴粪就是一堆一堆的。他们时不时地发出一声惊呼：“呀，千层饼！”“耶，又是个千层饼！”这里的气候干燥，那些牲畜的粪便没几天工夫就干成过冬的燃料了。他们把那一堆一堆的粪喊作千层饼。他们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身着蒙古族服饰，系着洁白的哈达，蹬着骑马的高脚靴。他们跟我们一样身着普通的汉服，说着汉语。当然了，他们是有着两种语言的，还有他们的母语，他们喊蒙语，也就是我们家乡所说的地方话。他们用自己的语言交流时我们是听不懂的，写的蒙语弯弯曲曲的，像一个个特殊的符号，我们也看不懂。如果没有汉语的交流，我们看着他们就像傻子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傻子一样。他们的皮肤普遍透着黑，是那种健康的古铜色，全身上下像是上了一层哑釉。

据说，因为土质和气候的问题，这里的作物只能生长一季，只适合种高粱和小麦。但这里的庄稼人都养着各种类型的羊。当然了，绵羊是最多的，这种羊体形高大，御寒能力强，又能剪毛创收。

一年到头，山上跟兔子尾巴一样，光秃秃的。远远一望，只能看到东一摊西一摊的骆驼刺，或者沙棘之类的耐寒灌木。

起先，主任总说我像个丢了魂的人。他说，也正常，刚来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热血沸腾、慷慨激昂的，嘴巴里面嚷嚷着什么苦都不怕，什么坎都能跨，口号喊得震天响，几个月下来就焉巴了。人嘛，不能总贪图享乐，要想有更大的作为，就得潜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干好自己的工作，得锻造自己成钢，而不是块生铁。可是没有经过千锤百炼，哪里来的好钢呢？不经历风雨，能见到彩虹吗？所以说场站就是锻造你们的熔炉，哪有人一从娘胎出来就一帆风顺的？不要总吊着个脸子，觉得憋屈，觉得这个风沙口埋

没了人才。老实说，人才就是从这里炼出来的。我就搞不懂了，人家来到这里起码还要保持三分钟的热度，喊喊口号什么的。你呢，真是出了鬼怪了，人一进来就成了只哑蝉，半天蹦不出来个响屁，真是不让人省心呢。主任的一席话说得我心里毛毛的，主任呢，说得也对，其实我也不想长张苦瓜脸，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来到这里后就变成了死人一个，平白无故地不想理人，心里面一团面揉来揉去就是没个形，有时候也真想自己骂自己，扇自己两个耳巴子，就像主任说的“干啥呢，你这是要干啥呢”，是啊，我这是要干啥呢？！主任的话就像一条毛毛虫正拱起脊背，一耸一耸的，荡起一轮一轮的波纹。

我是喜欢打单的，即使扎堆在一起喝酒，话也不多，喝到那个份上就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去宿舍躺着了。两眼望着白白的房顶发蒙，脑袋混沌，视线模糊，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麼，然后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偶尔不能入睡的时候把被子往头上一蒙，稀里糊涂的，咬着嘴唇就开始呜呜的，发出火车发动时的长笛音。这个时候，主任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了，一把掀开我的被窝，嚷嚷着，干啥呢？这有什么呢？不就是上过高教、开过歼五歼六吗？在航调室的哪个不是停飞下来的呀？人家赖参谋因为停飞一个大中专科文凭就等了七年，他像你这样吗？要记住，我们就是祖国需要的一个兵，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冲，这才是咱当兵的人的革命传统嘛。我便把嗓子压到最低，但还是有低低的抽噎一下子刹不了车，我把头偏过去，说，干啥呢？我现在不能摸飞机了我号两嗓子不行吗？主任的猪肝脸就缓和下来，他在我的床沿边坐下，摸着我的脑袋，说，汗平呀，不要怪我骂你，我也是过来人，我也是从高教下来的，现在的你就是以前的我呀。你的心情我能够体会，当初我们的豪情壮志，搏击长空梦想都是一样的。但也要面对现实，不要做寒号鸟呀，要做一个时刻有准备的兵！我们停飞下来并不是不能实现我们的梦想了，并不是只有冲锋在前才能做英雄，我们在后方照样能做好后勤保障，我们照样能贡献自己的光和热。做默默无闻的英雄其实更伟大，你看小草渺小吗？人家其实不渺小，你看一到春天，小草是铺天盖地地变绿呀，那就是生命的颜色。可是一棵小草立在那里能成

为风景吗？不能！得有千千万万的小草铺过去才能有生命的力量！我们是军人，得有小草的精神，英雄也是从小草开始成长起来的。小草有小草的伟大，你别看它不起眼，可随便把它扔在哪里它都能茁壮成长。我们就是那千千万万的小草，能把石头举起来的小草，相信我，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尽管主任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像个娘们一样絮絮叨叨的，但我不嫌他烦，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肯这样骂你，肯浪费一大堆的时间去理你那点小事儿，绝不仅仅是责任和义务的问题。缘分这东西还真是说不清的，主任从不会骂其他人，很多人很多事他都看在眼里，但都懒得去管。人真的是一种奇怪的动物，我跟他又不是老乡，他偏偏对我有一种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亲。他讲话的架势像我以前的教导员，先是狠狠地骂，然后又像糯米糍粑一样绵软得一塌糊涂，我喜欢这种直率的感觉，不虚伪做作，直来直去，也喜欢他耐着性子，又骂又哄的，把我当作小孩子。

都记不清主任掀了我几次被窝了，我只记得他那双鼓得要爆出来的牛眼，里面泛着红血丝，圆圆的，很大，又很空洞。其实，我也不想的，一大老爷们，眼泪吧嗒吧嗒地被人逮到总是很难为情的，尤其还是被主任逮到。但我打心眼里还是挺感激他的，他从没有在公众场合揭穿过我，也没有拿我树典型、做反面教材到处宣传。这个秘密就这样一天天地横亘在我与他之间，都不说，但又心照不宣。

慢慢地，我不再喝了酒就一个人离席了。我跟战友们老乡们一起划拳，一起唱歌，一起像麻雀一样蓬松个脑袋，晒着太阳，把手插到裤兜里。那样子真是洒脱极了！由于新来，主任还没有给我排班，我还没有正儿八经地跟航调室的哥们轮流换班。主任说，我现在的任务就是适应环境，调整心态，成天游手好闲，像退了休的老头一样遛弯。调度室的兄弟们都羡慕得要死，说主任是碰到对头了，一门心思地跟在我屁股后面放单飞。赖参谋说我简直是只猫，吃了睡，睡了吃。一到晚上就出门了，瞳孔扩大，照子放得亮堂堂的。然后七拐八拐地转悠到场外的机场去，像一只猫头鹰。

最难挨的还是这里的冬天。一年中几乎被霸占了一半，强取豪夺，剥削了秋，又侵占春天的领地，非常漫长与霸气。

尤其是晚上，气温一般都在零下30多度。一出门脸就被风刮得生疼，木木的，像敷了层冰膜，呆板而僵硬。整个人都是全副武装，只露出两只眼睛在外面，行动笨拙而缓慢，活脱脱一只北极熊。不知道是太冷还是害怕异乡的孤独，在这里的兵没哪个不会喝酒的，仿佛天生就会，大碗大碗地喝，喝得全身热气腾腾，脸红脖子粗。主任说得对，我是初来乍到，又是南方人，等时间长了，都会习惯的。粗粮窝窝头，筷子粗的手擀面，硬邦邦的老面馒头，用来取暖的烈性套马杆，这些我都得适应。

我已经习惯了在晚上去机场溜达，让那些呼呼叫的北风在我脸上千军万马般踏过。我的皮肉已经结实，我不怕它们在身体上疯狂地撕咬，只要能摸到机场上摆放的歼击机，我心里就很踏实，它们是与并肩作战的生死兄弟，在我心里它们是有温度和有血有肉的，不仅仅是一架飞机或者冰冷的钢板。后来，连主任都说我已经成熟多了，像个爷们了。这才像个兵嘛！他总喜欢在我肩膀上插上一拳，嗯，还是飞行的体格，铁疙瘩一样，身体棒棒的。我不好意思地笑了，自从我来到这里，主任都戒掉了牌瘾，我成了他手心里的一颗痣，刮掉会很痛，眼睛看着又有说不上来的别扭。当我的上唇堆起了一条浓密的毛毛虫，下巴也蓄满了密密麻麻的黑森林，脸上稀稀拉拉地长出了七七八八的杂草。主任说，汗平呀，你终于迈过来啦，恭喜你哟！那可是成熟的标志，不是人想有就有的东西，还是老话讲得好，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你看你现在的个性就好多了，有什么就要讲出来，不要闷在自个的心里，时间长了会得病的，心病是最难医的。我呵呵地傻笑着，连连点头，说，主任说得对，主任说得对。我的荷尔蒙分泌很旺盛。他老在公开场合打趣我，问我有没有经常遗精，内裤该有人给我洗了。搞得我很难堪，不得不去外面擤一下鼻涕。大家就笑，笑我还没有打过鸣，就喜欢脸红了。脸红的母鸡爱下蛋，公鸡是不红脸的。我有时候都不想剃掉上唇的那条毛毛虫的。雄性的象征，威猛而深沉。但主任不让，赖参谋不让，部队不让。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检查军容军纪的，军容不整的就